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十九之二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等奏。啖咪咈各咪之詞。明知稱兵肇士裕誠各件。欲於上海更議和約。當令裕當咎中國。以遂其婪知照何桂清等並諭該督等曉諭該夷。令其衍等令其聯絡紳宗漢查辦。此時黃宗漢計已早抵常州。與何桂清會晤。一切情形自己知悉。該夷等所訴各情。皆係一面之詞。明知稱兵肇釁。其曲在彼。而處處以葉名琛為詞。總欲歸咎中國。以遂其婪索之私。察其情形似難理諭。前此寄諭羅惇衍等令其聯絡紳團。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理論。如果紳民合力。該夷稍知畏。

懼。黃宗漢到後。外示兵威。內借民力。與之講明利害。事機尚可轉圜。若該夷不遵曉諭。竟來上海。該處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著即與何桂清妥籌設法。令其回粵。不可洩漏調兵消息。使該夷別生枝節。該夷照會內各條。除於裕誠咨覆何桂清等文內分別酌覆外。其譯出夷字文內。復有商量打仗。花費之語。此次釁端起自該夷。粵省民房貨物。被其焚燬者。何止數千百萬。該省商民尚未與之索賠。而該運關稅重地。非如尤為無理。如果該夷議及此事。告以中國被其回粵。不可洩漏。即使大皇帝寬仁。不與計較。廣東商民亦決條除於裕誠咨覆。貨物皆為喚夷縱火焚燒。該酋不向喚夷索內。復有商量打仗。

索取兵費亦太不知情理。此係將來理論之詞。此時能即議及此。尚須黃宗漢酌度機宜。次第籌辦也。至俄夷與中國和好有年。向來又不在沿海貿易。此次忽有清漢字夷字各文。附咪夷文內投遞。其意欲助喚佛兩夷。而實則事不干己。現已諭知庫倫黑龍江。令其轉行該國薩納特衙門。仍將上年該國請勘界址之事。與之妥辦。此次廣東之事。全與該國無干。咪夷既經自行表白。明其不與攻陷粵城之事。而文內亦復附和要求。自當因勢利導。使不與喚佛兩國朋比。方可分別籌辦。至天津海口。已諭知譚廷襄飭屬密為防範矣。所有正月二十六日寄何桂清等諭旨一道。裕誠咨覆何桂清等一件。喚夷漢字照會二

件。噶夷漢字照會二件。譯出噶夷夷字文一件。咪夷漢字文三件。俄夷漢字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疊次奏報。喚咪噶三國夷酋投遞照會。欲於二月中旬來上海議事。並稱如逾期不與會議。即由上海前赴天津。當經諭令何桂清等詳加開導。令其聽候廣東查辦矣。夷人占踞廣東省會。據劫督臣業經簡授黃宗漢為兩廣總督。馳赴廣東相機辦理。該夷照會內所稱欲赴天津。自係虛聲恫喝。借肆要求。惟既有此語。亦難保其必無是事。設令一旦駛至天津。恐亦非從前安靜情形可比。天津係畿輔重地。商賈輻湊。亟應

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譚廷襄傳諭烏勒洪額並督飭天津鎮道等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如果夷船駛到。須先嚴禁沿海居民。毋得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使其不能久留。一面派委妥員與之理論。令其駛回廣東。聽候查辦。屆時觀其動靜。密奏請旨。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嗣因該夷久無折回確信。未經勘辦。上年冬間。咷拂各夷。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復欲赴上海議事。而普提雅廷忽於咪夷照會內。附呈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

件。其中袒護喚佛各夷妄行要挾之處。已飭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據理曉諭令其勿庸干預矣。惟所稱分界地址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迤東地方人皆不知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不能作為兩國邊界應以黑龍江左岸為俄囉斯邊界中國滿漢人等悉移右岸。又欲將烏蘇哩河下游右岸入海河汊分作海岸即以海岸分斷等語殊為無理。中國與該國分界以格爾畢齊河興安嶺為限定議百數十年從無更改。今該夷所稱興安嶺不通東海難以為界是並非不知當時所定界址特欲另闢一直達海之路以便其人船來往斷難遷就允准。況黑龍江左岸均為中國打牲人等舊居如果早為該

國所屬。豈能百餘年來。並無爭競。直至今日。始生異議。據稱移居費用。由該國供給。其為情理不足。而以利引誘。顯然可見。豈有數千里江岸。可以貨取之理。現在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已將不能在上海會議之處。行知普提雅廷。如該夷遵諭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與之辯論。務當恪守舊約。不可聽其狡飾之詞。至精奇哩等處。該夷建房屯糧。本屬非理。乃稱業已有人居住。即欲據為己有。然則中國屯戶在左岸居住。尤為久遠。何又輕言遷徙耶。且稱願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其道理亦無從明晰。惟有妥為拒絕。杜其覬覦之心。使知現在造房占住。皆屬違例。我國因和好有年。不加驅逐。但與之理論。務當仍照前議。將

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即將江岸居住夷人速行撤去。庶各守疆土。永敦和好。至文內嶺名河名。是否係該國所稱名目。係中國何嶺何江。遇有報便詳查附奏。所有該夷清字原文及譯出漢字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據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等隨報呈遞之俄國使臣普提雅廷所呈夷字。朕即披閱。該夷現在上海。請派大員赴彼商辦要事等語。向來俄夷事件。從無特派大員前往上海與俄夷商辦之件。現經理藩院行文俄國薩納特衙門轉諭該夷使仍赴黑龍江等處會辦矣。所有咨文到庫倫時。著德勒克

多爾濟等迅速差人送至俄國薩納特衙門。原行文底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使臣普提雅廷來至天津海口。當令馳赴黑龍江會同派出大臣辦理分界事宜。並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在案。乃該使臣並未前往黑龍江轉赴上海會同咪夷干預廣東之事。唉喲兩國雖在粵省滋事。本國現已簡派

欽差大臣前往查辦。貴國即應飭令該使臣仍照本國咨文赴黑龍江辦理分界事宜。惟念唉喲二夷正圖與中國構釁。已

派

欽差大臣查辦我兩國斷不可因別國之事有傷和好至該使臣  
呈請派員赴上海商辦要事一節現無另有可商之事不  
過為燒圈分界而已燒圈一事應與伊犁將軍商辦分界  
一事應與黑龍江將軍商辦况黑龍江分界情形斷難在  
上海遙為懸定貴國轉飭該使臣不准在上海逗遛恐傷  
兩國和好再新班學生幾時可以抵我邊界務須先期知  
照庫倫辦事大臣以便派員前往迎接相應咨行貴國薩  
納特衙門覈辦可也為此咨行

戊午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天津海外空闊千里並無

島嶼堪以寄碇。近口三十餘里有攔江沙口外之險。大火輪船不敢駛入。而艇船及杉板船則儘可往來。海口南北兩岸礮臺惟北岸礮臺尤當衝要。臣因事須早辦。先已派員往勘地勢。以便隨後修理。兵房衙署其應移之弁兵器械馬匹亦經飭鎮籌畫。現委署理該鎮總兵之副將達年已飭赴任。該員在津數載熟習情形。應責成會同天津道英毓及委員等密速妥辦。天津鎮新舊兵額七千有餘。本較別鎮為多。除出征派防一千名外。存兵尚堪酌調。軍火等項亦頗齊備。似應令署天津鎮達年專駐海口。並令提臣張殿元帶印移駐天津。以資守禦。至海口距大沽五六

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間惟葛沽新城。有海防同知及葛沽營遊擊駐紮為向來商船進口後停泊之所。此外村落稀少。河路曲折。從前有議欲誘入內河。以便殲除者。臣以為夷長於水而不長於陸。猾狡性成。未必肯舍長就短。且以杉板等小船乘潮而上。其勢甚便。一入內河。則民易驚恐。是設防仍以水路為主。兼備礮臺後陸路。方為周密。上年臣曾令天津道勸辦大沽浮橋。因海河遼闊。經費太鉅。一時款無所出。暫時雇船橫亘河中。以通南北兩岸之路。如以鹽船及舊海船攔截派兵扼守。尤為得力。亦已諭天津道密為籌備。天津團練頗著功效。第自撤兵以後。

難於經費。且經理紳民亦多事故。臣查有前任甘肅平慶  
涇道費蔭章。于難回籍。其人精明強幹。堪以督辦團練。亦  
已諭天津道密與熟商。查照舊章。會同各紳妥為經理。從  
此來禦外以靖內為先。天津民情浮動好利。五方雜處。良莠  
不齊。非此不足以鎮定人心。其尤要則稽查海口各船。有  
事先斷外洋接濟。臣前經密派妥員馳赴海口。先將大小  
商漁各船。覈實編查。並勸辦大沽團練。以冀肅清內地。此  
外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亦附近商漁出入之處。並當一  
計下律籌畫。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籌辦天津海防事宜一摺。天津海口。大

號夷船。雖不能駛入。而杉板等船。尚可往來。亟應嚴密設防。以備不虞。該署督現派署天津鎮總兵達年。專駐海口。提督張殿元。移駐天津。並令在籍道員費蔭章。會同各紳。經理團練。及編查漁船。嚴斷接濟各事宜。布置尚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該夷詭譎異常。如果駛至天津。必先投遞夷文。窺我動靜。未必遽行滋擾。該署督即密飭鎮道。會同烏勒洪額。揀派上年前赴夷船之文武員弁。前往理論。設法羈縻。儻必須該署督親往。著奏明候旨遵行。現在天津大沽等處。既有備無患。但當示以鎮靜。密為防範。不可稍露張皇。是為至要。

戊辰。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署兩廣總督柏貴。粵海關監督。

恆祺奏。查該夷自上年十二月初十日以後經

奴才柏貴疊

次開導。該夷尚知情理。所有停泊省河兵船及占踞東北

城粵秀山夷兵漸次減撤。其夷酋囉哩唎葛巴倫亦回香

港僅留夷目五人。在粵秀山城內居住。所存夷兵僅數百

名。軍民人等照常出入。該夷亦不滋擾。鋪戶漸次開設。該

夷平買平賣。亦無恃強爭奪之事。聞知前督臣葉名琛革

職。該夷頗深感激。惟諭令搬遷出城。該夷總以

欽差大臣尚未到粵。大局未定。為辭。揣測其情。自因夷兵無多。搬

出城外。恐生他變。是外似桀驁。而內實疑畏。新任督臣黃

宗漢到粵後。辦理一有端緒。當可全行退出。此時民夷既

已相安似可暫緩驅逐以免復滋他變通商一節本應俟其就緒以後再行辦理惟停止貿易業已一年有餘商本既多虧折貨物亦多霉變現在西北兩江賊匪尚未靖平經費日形支絀而華夷貿易久停水手挑夫皆貧民失業無計謀生往往去而從賊况自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停徵迄今一年有餘奸商走私者正復不少與其明禁暗通徒有損於國稅莫若通權達變得實濟於要需且洋米開倉亦可藉平市價正在籌酌間據紳士伍崇曜等稟稱伊等有舊時通商貿易之各國夷商福岡噴興頓啞等尙其轉乞代稟以該商等浮海挾貲遠來不易現在彼此相持貨